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縉雲文集卷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孫

膳錄監生臣官懋澗

欽定四庫全書

縉雲文集卷三

宋 馮時行 撰

七言近體

和李堯俞郎中西歸有感

去留出處勿相關
煉得心丹已九還
自有文章為鼓吹
只將廊廟等雲山
百年有酒堪留念
萬事無心忘駐顏
郎署分符舊名姓
安知不在覆盃間

和李堯俞韻

海頭歸到峽江濱
新歲殘年只並隣
梅自多情工惱客
月如知己輒親人
江山縱肯容吾老
猿鶴應嫌不自珍
從此扁舟須駕閣
名教魯史續書麟

雪中用黃太史韻

密雪誰人巧擬鹽
初飛仍帶雨蘆纖
夜吹玉笛滿浮酒
曉看遙山高捲簾
方積銀盃翻過馬
欲銷冰筍插疎簷
不堪時傍潘安鬢
華髮朝來覺驟添

題瀘南石砠灘

雲間依約起樓臺江上遙觀眼豁開
初謂僧房有鐘磬那知人戶半蒿萊
一生夢幻本如此過眼浮雲安在哉
獨倚斜陽弔今古亂鷗飛處一舟回

有感

俛首趨時獨自嫌年來壯膽尚相淹
神鋒不及錐頭利花蜜翻虧蔗尾甜
萬里水雲閒有約一床墳籍靜無厭
明珠自得非他得懶更驪腮著手拈

登西樓二首

林際虹霓掛晚晴
西樓無事翠烟橫
荷花半落水風遠
桂子欲飄山月明
黃卷久忘塵世事
白雲猶動故園情
無端最是城頭角
頻作淒涼塞上聲

又

年來雙目厭紛華
獨上西樓日欲斜
幽鳥有情啼苦竹
畫船無事艤荷花
吳天半出雲中樹
越嶺初橫雨後霞
惆悵倚欄人去後
一竿明月屬漁家

謝馮貫道惠小舟

先生憐我欲歸休，為我添錢買小舟。
老去尚餘州縣業，見來便起江湖秋。
有名如合稱聲叟，無夢焉能賣直鉤。
他日相隨鷗鳥外，短篷烟雨醉幪頭。

到墊江先作詩寄郝令君蒙老

盛家山前古崔籬，寒烟冷雨別君時。
後來空作相逢夢，此處端成一笑期。
已聽歌謠增喜樂，未聞謦咳祇飛馳。
急須倒屣迎徐孺，一榻高懸更為誰。

和楊良卿韻新自興元歸見貽二首

飽聽玉帳報平安猿鶴關心又乞閒再理十年君杖屨
來分一半我雲山歌能著意傾愁斛酒解將紅染病顏
老去世情銷未盡尚希東閣管窺斑

又

人間平地有危機歸去應先未辱時少著青衫元自懶
老簪華髮更何疑向曾汨沒痕猶在尚此廉纖愧自知
惟有冥鴻心一寸從今寤寐考槃詩

登岳陽樓

湖面層收雨露開，浪聲千里急奔雷。
草迎雲夢秋光去，帆帶衡陽曉色來。
帝子不歸林葉下，楚魂堪弔暮鴻哀。
羈遊到此偏增感，况悼長沙放逐才。

送何子應二首

送客江頭水漸生，客愁無那亦相纓。
一離蘼子真成別，欲過岑公且勿行。
小舞清歌元有興，綠楊青草正關情。
背人歸去春無賴，未害開懷鬪酒兵。

功名本自屬諸生誰向滄浪便濯纓枕上日高惟我嬾
船頭風飽看君行眼前歷歷幾經手意外悠悠久繫情
待得封侯應有日胸中况貯萬奇兵

謝益仲惠黃鷄苦笋新茶三物書意勤渠欲索

鄙製仍首讚僕之談詠頗窺玄窟以詩謝之
明月山中謝惠連遠將何物餉柴門仙歸碧落鷄遺種
龍入丹淵竹有孫欲索風騷供詠味仍分雪乳滌蒙昏
慇懃雅意知何報待把禪宗與細論

送同年楊元直持憲節湖南二首

天闊風高旆纛輕
江清沙白映揚舲
西岷峻極開文紀
南斗昭垂並使星
已見帆頭湖水白
猶看旄尾蜀山青
祇應直上裁天詔
楚甸風烟暫一經

又

猶記瓊林插賜花
雲霄翮斷進塗賒
形歸靜定幾生柳
道叩虛無類煮沙
曉落秋風驚白髮
病瞻南極記丹砂
願分九鼎刀圭力
留得殘年老種瓜

答杜如篋

迂疎百試百無長身世從教墮渺茫老得雲山真不惡
拙憑草樹更深藏三盃且共逢迎酒一瓣誰薰知見香
便肯經年繫舟楫如君惠好實難忘

見張魏公二首

危機易蹈退難安進退如公地最寬憂國憂家雙鬢白
通天通地一心丹久虛海宇蒼生望專結庭幃綵綬歡
終始哀榮情罔極誰云忠孝兩全難

又

四海于今望治安當頭退避也應難是非歷歷開新聽
變化紛紛入靜觀孰把後圖歌寤枕再將前事倚危欄
重拈今古看奇持幸記塵冠久不彈

宿石洞峽

五十七年來往處扁舟幾繫亂雲邊江山寂寂渾無恙
鬢髮絲絲也可憐水背黃牛吞七澤杯翻白鶴過羣仙
差池世故渾如此底事長歌亦浩然

送王子善移江津酒官一首

相看相別意何如見事蠡生正要渠挽袖一盃山月上
凝眸十里峽風徐衣冠苗裔烟塵際京洛風流咳唾餘
自此清愁欺老得逢君重見為驅除

二月將半雨過花盛開二首

一年青春日無幾二月小雨花齊開底事我禁愁思得
可能不近酒盃來山青樹樹明於纈江遠村村爛作堆
老罷興來須抖擻自吟詩句自相催

又

最憐半見或不見更惜欲開猶未開樹遠祇疑隨水去
枝低還似傍人來不堪小藥罇前落可忍殘紅砌下堆
著盡工夫春自去不須風雨惡相催

鄂州南樓其下為黃鶴樓故基

今日南樓獨上時西風無復片雲飛天連江水去不盡
雲傍遠山閒自歸鸚鵡巧言終掇禍麒麟高舉亦知幾
詩翁僊子今何在徙倚欄干送落暉

郭信可索雲溪詩懶未能作戲成此寄以自解
踈踈翠竹淨江沙遠寄新詩特地誇月徑剩教添鬢雪
雲溪日放長苔花也知一決君無勇豈是狂吟我欲賒
琴鶴今朝隨小隱詩篇明日寄烟霞

題村居

荆棘叢中少避鋒歸來袖手十秋冬茅簷去市遠更遠
樵路入山重複重雲與好閒長作伴虎知聞道亦相容
濁醪寄釀枯松腹夜醉南山最上峯

遊白鶴山

草樹烟雲滿眼秋，長河橫嶺共悠悠。
覓歸未得登臨怯，與世相違俯仰愁。
萬里音書無過鴈，百年心事倚危樓。
西風早晚催征馭，却向青衣江上遊。

日望丹雄飛之來久，不聞近耗因成鄙句以見
翹然之思。

緩轡微吟自不催，看山下馬想徘徊。
陽春白雪久不聽，日暮碧雲殊未來。
已戒兒童鬻熟酒，更勤風雪化新梅。

雲間飛舄何時下抑鬱孤懷逢一開

和蔡伯世韻二首

鉅璞希音未易知芒鞋竹杖祇相宜
還收北伐六奇計歸作東遊五勝詩
千里雲山通夢想十年笑語隔心期
擬憑浩蕩長江水日落烟寒寄所思

又

中郎風調世間無敢謂明時德不孤
掃地焚香詩得計曲肱飲水道如愚
寄書只說游山好臨老都緣學佛癡

白帝一來真漫浪時人無用便題輿

題毛祖房屋壁

卜築縉雲山下村縉雲山色青滿門承當春色花成段
領略朋簪酒滿罇盡去機關馴虎豹略推愷悌赦鷄豚
要知餘慶須彌遠堂上森然見子孫

牟元禮挽章

淚注瓊瑰事可傷白衣回首白雲鄉兩三遺冊新詩在
四十餘年素業荒學海驟乾千頃浪儒林舊剪一枝芳

風流未寄三題草
光焰誰家萬丈長
不作人間金榜客
應為天上玉樓章
詠諧未見車公口
錦繡應無李白腸
幽鳥空啼疎竹徑
青燈愁見舊梧堂
就中有事空堪恨
誰問雙親兩鬢霜

啓

韓安撫起復果州

右某啓伏承某官已榮赴新任者以一郡而處公理無足賀以大臣而得郡例非久留爰開進用之端雅副登

崇之望此古今之常者將朝夕而見之伏惟慶慰恭惟
某官卓識宏材深仁厚德鬱爾希蹤於前哲憤然有意
於蒼生爰自拔於英躔已茂隆於偉望薦登省署懷獻
替以斯陳載駕星軺志澄清而愈厲屬分閫戟坐鎮方
維當四海橫流之初有三山屹峙之勢輸誠許國心或
喜於似人觀過知仁事久伸於清議顧幽明則可質而
無愧其是非果不辯而自明况當受百枉而冀一真豈
可以一肯而掩大德曾未溫於坐席諒以促於行裝某

飄泊踈蹤陶鎔舊物久絕攀躋之便
落無成竚聞感會之期激昂自奮
望門闌而稍邈懷履舄以增勞方大
渙之在辰異節宣之無爽傾祈正切
敷叙奚殫

代謝薦章

右某啓伏以坐靡餽廩苟克潤於
龜腸仰累鑑裁幸標題於麟角
寵斯踰分譽實過情伏念賦性凡庸
受材么麼麤聞詩禮偶與賓興雖由
玉牒以傳家竊慕布衣而為業良塗
躋蹙秋風六鷁之退飛猿跡羈危夜
樹連鷄

之不宿幸遭天眷寵賚宗盟旋被命於行朝遂謚名於
仕路雖褒衣博帶已愧初心之非而簞食豆羹良賙此
日之急未辭捶楚况荷悁懣已察其無補於消塵盖未
嘗過索其瑕釁深戴涵容之德敢希收錄之恩特被薦
論夫何幸會此盖伏遇某官襟期恢廓局量淵宏冠冕
縉紳羽儀朝列黃堂弭節政行蜀道之三千紫詔遄歸
詩繼盛山之十二雖小善而加錄無大故則不遺必欲
門下所收略盡海內之士致茲纖芥上辱甄收某敢不

益勵操修以酬知遇棲遲得地苟安鷦鷯之一枝奮迅有階願附麒麟而千里

回諸士人發解

職叨勸駕慙微禮之未伸德務撝謙荷長牋之先貺氣凌飛鷁技擅雕龍竊觀翰墨之間已識雲霄之志第褒稱之過實懷愧赧以尤深舜世八元覲烝髦之盛舉虞韶九奏聆覽德之希音欽佩以還敷宣罔既

鄰郡武臣啓

清時竊祿懼濫吹以凜官盛德為鄰幸餘波之及我屬
休徒御始見吏民悵職守之羈縻阻門關之躋陟恨無
飛翼徒切傾心恭惟某官天稟英姿家傳妙略每應弦
而落鴈旋下馬而賦詩惟山徼之崇城實坤維之後戶
茂膺綸誥剖符竹以分憂先奉詔條總中外而共理剛
柔並用畏愛兼收塞草甚豐藩牧望風而遠引邊烽不
警農民悉力以深耕諒騰最於楓宸即召還於天衛爰
發謀猷之壯共成恢復之圖某潦倒無成迂愚有素動

為模楷每寤寐於高標輒露悃誠載馳驅於素牘傾祈
之切敷叙奚殫

夔帥冬節

周正在候蓋陰極陽生之朝君子乘時有小往大來之
象神明所贊福祿惟新伏惟歡慶恭惟某官英傑自天
精忠許國望實無隆於朝野猷為雅見於事功政若龔
黃定亂無聞於遠略勲如李郭治民不載於嘉稱挈二
柄以能兼在今日而為盛慶每由於善積福亦自於已

求是宜戢穀之辰倍介繁禧之祐某雖貽罪戾益荷恩
憐身繫簡書心馳門伋想稱觴之簪履阻綴末塵採擊
壤之歌謠輒形善頌欣抃之至敷叙奚殫

郭帥

總戎秦徼易鎮夔關廟筭無遺賴前籌而借筇天顏在
望從三峽以首塗此心與蜀江而俱東偉望比巴邱而
益重恭惟某官英姿拔萃傑氣超羣雅耽悅於詩書旁
貫通乎韜略騏驥千里世莫追於絕塵鵬鷃九霄物無

比其勁翮感風雲而有會勒彞鼎之可期方世承平已將使旨屬時多難薦握兵符當中原失律之初正敵勢方張之日哥舒宿將已失利於潼關諸葛全謀亦旋師於渭水天險不固人心匪寧爰假節鉞之雄式正藩維之重偃旗息鼓增重於巴蜀之門雅歌投壺震讐乎商洛之表以至國家推誠心而待敵鄰封挾狡計以乘人請和而盟孟未乾棄好而邊烽已警偃甲兵而載戢廓關戍以盡開卷地長江苻堅妄意於投筆接天峻坂鄧

父徑行而裹羶彼有萬全我無一得於是奮精忠而戮
力致果毅以摧鋒雖未殲其渠魁幸不失於舊物綿井
絡之輿壤作東南之巨藩賴公力以居多載輿言而甚
著况乃曾經品錄官爵盡已公侯今立功名輩行皆其
子弟欲推擇於先進罔踰越於元勲行覲紫宸屈指而
期告語暫留白帝束裝以待召音雖欲卧鈴閣以頤神
登郡樓而嘯月時有不可理所當然必使彼人知吾
父之果在豈容遐俗願我公之不歸某獲落無材激昂

有志婆娑一壘坎壈半生質言行於鬼神寄胸懷於風
月當負弩前驅之道敢後拜迎遙彈缺長歌之實儻蒙
與進尚阻修於川陸已夢想於門闌方比秋冬之交適
當雨潦之作麾幢拂潤攜家想倦於降登鼓角凝寒憂
國諒增於感慨切希珍護以保粹和

師帥列薦

右某啓伏承三司照牒列薦考察擢用清要不次任使
者小壘素飡深虞譴戾諸臺過聽反被薦揚合衆論以

為公捨餘人而見錄濯塵垢以江河之潤上姓名於雲
漢之間顧儔輩以厚顏感恩知而刻骨伏念某迂愚稟
質閎略居懷麓業縑緇濫塵簪紱自冒收於末第逮竊
剖於左符閱世故以居多守初心而若一視聽言動凡
事揆以幽明進退升沈一切付之造化是特操修之末
節殊非經濟之大猷施於己以寡尤及乎人而奚補矧
時屯之正劇亦民瘼之未瘳方力濟於誅求豈暇論於
撫字每見循良於簡冊滿腹生慙欲逃曠散於丘園頻

年有夢敢自忘其平素或妄起於覬覦輕以積釁之身
輒冒踰涯之寵豈謂某官遏惡揚善藏疾匿瑕謂舉一
而反三固往聖擇人之道然拔十而得五亦前賢恕物
之方惟務無收益期富有雖至精至明之藻鑑難罔纖
微而可上可下之品流亦垂聽採某敢不以賢聖為法
非仁義不行遽辱褒嘉不敢為榮以為懼已經題品寧
忍自棄惟自新庶有可稱於焉圖報

運使

伏以師踰一紀已深懸罄之憂日費千金益仰轉輸之
給惟茲柄任允屬通才諒推忠信慈惠之心以濟急迫
煩苛之務俾軍民而兼濟書竹帛以無慙於時則助成
必勝之勲在已而邁種無窮之德啓行伊邇渙命惟新
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德粹溫受材疏亮事必造次
於仁義心惟軌轍於聖賢不剛不柔茂布循良之政知
予知取共推經濟之才果注簡求爰司計度方兵連而
禍結屬師老而財殫信饋給以惟艱矧追胥而既竭然

師旅饑饉仲由且使知方之絕敗亡蕭何輒能補缺雖
事為之不易而處畫之必優衆務集於投鞭萬里知於
指掌行見殄殲之日高論指縱之功某齷齪非通支離
益瘁分竹符而有忝象木偶以無施奉粟一囊已積憂
於尸素澄波萬頃行馬潤以棲遲方霖潦之頻愆亦川
塗之迴阻攬轡實勤於徒御衛生尚護於鼎茵

新憲大卿

竊以遐方瘠地之民久需惠澤觀風問俗之使茲屬老

成宸命初頒輿情胥抃恭惟某官術業淵奧宇量澄深
夙較藝以無雙爰飛聲於有截依流平進班禁從以何
賒體道無營滯列卿而不憾屬踐更之既久養譽處以
彌高國藉壯猷時傾宿望竚登崇於散外薦承弼於樞
機攬六轡以西來昌云展驥跨三峽而南下姑使首塗
行踐嚴凝亟攄蘊積如某者繆叅冠屨稍業簡編四十
無聞尚何能於振迅萬一可冀庶或被於甄收方將俟
命駕於星躔寄萋苴於雲蔭勉收濩落仰奉規繩作吏

于茲藹風聲而在望登仙伊邇耀寵渥以方瞻霜露在
辰旌麾于邁願勤葆攝庶却寒嚴

張尚書除四川制置

伏以某官輟從常伯寄以藩宣奉九重綸綍之言無四
道黜陟之柄條章已布風望凜然竊以軍旅薦興賦斂
尤劇姦吏並緣而漁賦良民憤鬱而無告時俗既弊名
實轉訛風憲之司不以鷹揚督察為任職而以漫漶黯
暗稱長者敗羣不去畜自難蕃害稼不除歲寧有獲抑

又聞聖人有變通之道自古無不弊之法寬猛相濟政之大經二柄或偏未嘗無弊本朝崇寬厚慈仁之德遠追唐虞三代之風垂二百年至于今日雖恩澤慈愛實固結於心而簡慢苟偷亦寢淫成俗欲臻至理豈得循常雖申韓峭刻之方誠非聖時之所尚而管晏責實之政或於弊世而可行昔虞舜之繼堯也一朝而去四凶孔氏之在魯也七日而誅正卯蓋弛慢之初欲速成於政理雖聖哲之治難獨聽其自然道有經常循環一揆

伏惟某官以孔孟為法非堯舜不陳維持大中協贊皇
極德大業鉅鬱為名臣惟蜀國之西門實下蔽夫吳
越屹為巨屏獨倚長才望已隆於萬夫名則重於九
鼎至於革太寬之弊開赴愬之門槩以大公期於必罰
或去或取若衡鑑之無心一笑一頓備春秋之生殺所
以昭蕪疲瘵封殖本根仰寬四顧之憂益養具瞻之望
某嘗見古人麤知道理凡可愧可忤欲人之不為而取
人與人豈已之敢犯當罄乃心而夙夜率其俗以周旋

惠此千里之民使如治安之日庶幾上無負於明天子
下無負於賢方伯幽無負於鬼神明無負於民庶冒陳
惻款稽閱歲時惟儻率之是虞久趨趨而不進跡誠簡
慢心則匪佗伏積兢惶尚祈開恕

知縣

恭惟某官持身近厚學道愛人剴制劇煩茂著勤勞
之績撫摩彫瘵居多豈弟之風惟衰朽以何為倚強
明而有助貽賡彩絢誠踰贈袞之光治報荒踈深積

負芒之愧方征徒之始戒即瞻奉以非遙暄煦在辰均
調是祝

答新任通判

被命造朝自為廢退蒙恩假守尚爾叨塵宜已棄於士
夫猶見收於朋好華緘寵錫緝禮優存拜賜若驚銘心
知感恭惟某官芝蘭竟體琬琰為心文刊不朽之傳理
造難言之與蚤先登於衆俊茂振聲華益無愧於古人
深藏器業屈鳳閣鸞臺之選從銅章墨綬之卑澹然不

見於色詞顯若有孚於愷悌行見鋒車之峻召豈惟別
乘之微遷郡國父老則嘆其未來而朝廷衣冠已望其
將至竚聞告語連副精祈某蹭蹬餘生頑疎朽質雅蒙
比數置在交游之間或未騫騰暫獲從容之益傾馳之
素敷叙奚殫

復郭愛義知郡

隴畝躬耕方擇飯牛之草置郵傳命忽叨如斗之城重
以鞅煩怵迫之勞輕易逍遙遊燕之樂實回皇於志慮

莫取決於行藏蓋覆轍在前義何堪於再辱枯株將朽
理難望於更榮已具悃誠仰伸啓問適長鬚之未遣而
盛价之俯臨燦然絹婦之詞過形黼藻惕若韋弦之戒
深中膏肓詞翰之間憂愛備至此蓋伏遇某官先事而
慮視已若人憐其困躋羈窮之蹤微有煦濡霑溉之潤
喜形顏色思動淵衷既極筆以褒稱又徵文於剪拂風
俗久弊直諒無聞徒諛悅以取容豈切磋而為益欽承
至誨良謂希音至於暮年出處之宜誠是此生榮辱之

會益煩參酌俯迪愚冥方溽暑之佳辰祈至和之是保

變路蔣提刑

望夫子之宮墻閱時既久識荊州之面目指日可期於
浮沔之始休已齋薰而欲進披瞻伊邇欣幸實多恭惟
某官稟德粹和受才魁傑學臻聖賢之蘊文擅古今之
雄早躡巍科韋布霑其膏馥薦登臚仕衣冠賴以儀刑
漕輓餘閒訪遺蹤於羊叔子平反暇豫追英槩於諸葛
公每於從容談笑之間能致寬裕直良之政神壤方懷

於聖化凶魁已殄於天誅急須宏遠之謀用濟廓清之舉即聞芝檢促覲楓宸非一人之私實衆望所屬欲通悃悵深積兢惶方還里閭之初便切門闌之想欲投姓名於記府敢貢柔牋冀修桑梓於賓階終蒙異盼荒疎有覲冒瀆為虞

虞宣諭

被命中宸宣幾外服舉江淮已試之驗圖川陝克復之功竊觀未至之先聲已見必成之後效士論胥慶軍勢

益張凡託庇休舉增抃蹈恭惟某官高明忠恕博大純
深機權酬酢於無方德行素儀於當世覃思與學追符
近代之賢茂著英聲上徹九重之聽薦迴翔於省戶爰
演飾於綸言立朝則和而不流遇事則仁必有勇迎刃
自解謂世無難成之功抵龜決行恃已有必勝之道氣
吞異類義動三軍督貔虎以振天威誅鯨鯢以雪國耻
蓋識投機之會立收唾手之勲中外由是知威天地為
之卷褻膚公既奏眷意彌隆委山甫將明之才授鄧禹

征討之略江之南江之北共高一戰之奇勲陝以東陝以西獨無二公之重任况茲八座之選實無兩府之階委任已專進拜斯在日百里以闢國歸司空輿地之圖月三捷而告功正冢宰代天之任佇聆歸覲式副具瞻某年迫衰頽日蒙收召既昧適時之見難干造物之私嘗進狂瞽之言愧乏涓埃之補自知無用誓決退休或推之或挽之恩則甚厚其進也其止也耄矣何為寵尚冒於承宣恩實慙於大度茲聞休命尚遠賓筵陪班謁

以未遑第向風而欣抃

除西路憲謝五府

伏以素學闊迂每慙及物壯懷衰謝已分歸田既竊分
於郡符復就將於使指爰念生成之賜曷勝銜戴之情
伏念某一介單微半生流落志雖勤而事弗偶譽未至
而毀已隨時正逢於清明年已薄於遲暮退守固陋欲
自放於散閒時激精衷實未息於感憤曩膺召旨即覲
明庭初為萬里之行實幸一言之寤適有負薪之疾伏

枕為虞不遑擇木而安投林甚急亟上掛冠之請徑為
擊壤之游羞既去而復留若以退而為進素絲良馬反
玷專城之恩華節繡衣更叨將命之寵非據而受何德
以堪此盖伏遇某官鼎道吉亨坤元靜順道大而取不
竭才全而應無方屹當安危之機中立不倚默觀成敗
之數外侮自銷推稷契之忠嘉成唐虞之揖遜始終一
德協輔兩朝以嘘枯吹生之權行拔茅連茹之志無一
介之或失無孤蹤而不遺某雖窮途之可憐顧初心而

猶在奉三尺以從事誠無取於皂衣明大義以決疑益
深稽於黃卷庶收微效仰報洪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彭州屬吏

右某啓伏以濫被召音屬纏痾而不進猶叨郡寄懼投
老以難勝幸聯事之得人庶瘳官之可免恭惟某官才
姿敏茂蓄蘊粹深以裊身之緒餘為居官之事業翱翔
州郡蓋戢翼以待時騰踏雲霄信搏風之有日守恭謙
而為德賁衰朽以摛詞覺錦繡之非華況寶玉而為重

願言瞻覲束書劒以徂征款奉從容就賓寮而獲益及
家倥偬治報荒踈

答田廷傑秀才帖

某啓辱專介惠教并新茗涼扇感悚之餘從審動止萬
福以慰以慰某蒙不鄙垂問顧衰頹何以補於末議然
所惠論唐史所謂三代之治出於一者非一是一箇物
老氏一生二天得一以清則一是一如唐書所謂則止
言三代之治上下君臣同用禮樂一般非上用禮樂下

却別用一般故曰三代之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
君用禮樂臣用禮樂士庶人亦用禮樂是治出於禮樂
一般別不出他術非如道生一之一天得一之一左右
却用作老氏之一大不貼題意也僭易莊周一與天為
徒不分別是非彼我混然純全之謂一若有分別心是
人也故一與天為徒不與人為徒其一也一是天然純
全者原一也其不一也一是非彼我美惡去來一切俱
泯則不一也亦一矣如是則混混沌沌復乎太初豈非

真人哉荀子以艱澁之詞文其淺易之說精於道自然
兼物物物云者為物農賈之徒是也以物物自物故
曰以物物精於道者無得以物之人故曰兼物物何不
似孟子直截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邪本是淺
事特作難曉之文不足道也今年白宋瑞予憂受徒不
肖盡却諸生今從宋瑞老夫一年精力衰如一年從今
只是省事取閒散雖自己學問亦令荒唐况授人乎惟
左右望深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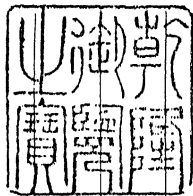
某悚息辱誨審杖履清勝侍奉萬福某荷芘如所見時
不足念如長者才業自己精練當側耳聽高擢也宰君
好事已詳於左右達之矣性便是天道天道便是性古
人所以知天者知性則知天矣如何性固分明天未暴
白邪益望加思天寒珍護

某悚息辱誨并長牋所著五論荷意勤至何以當此某
災患餘生年事向晚心志消落不足以為人師略有所
見頗難涉語言若陳之於文詞則意愈秘晦不可曉解

若之何施之於科舉得失之間科舉之業舊雖由是以
進及今已三十年荒唐不記縱復舊性習未泯自與時
背若之何較之於一時俊游之前反復求索思有一副
所以命我者而不得用是不敢承命切希容照長牋條
貫疏明能自明已意五論皆濬潔有統紀持此以合有
司有餘矣雖見老朽固何以加毫髮於其中勉自師心
以遲光大奉狀復將命者不謹霜寒為術業加愛

某悚息去歲合陽幸獲披奉別來滿有傾系忽辱惠教

雙絨長牋文義煥發驚晤老眼深用銜戴但平生故人
乃以此禮見遺似非真情質素者拜賜惶懼欲復盛意
窮居無人絨題又賓客滿門頗勞應接有所不暇惟高
明謙光多所容恕必不以此為譴故草草為報不自以
為不可幸亮照雨甚久蒸濕如三伏無高秋清淒之氣
伏惟燕居清裕動止萬福欣慰欣慰某碌碌如常叨冒
得守蓬池見說弊敗不可振作謾須一到圖去就耳未
涯披奉敢祈為遠業崇愛



縉雲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縉雲文集

卷四
附錄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榮

謄錄監生臣官懋 訥

欽定四庫全書

縉雲文集卷四

宋 馮時行 撰

墓誌銘

劉尚之墓誌銘

丹稜劉尚之為布衣諸生好談兵學縱橫捭闔之術宣
和末自言世將大亂亂世有用之才非我輩其誰已而
果亂尚之適從其族叔汲守鄧州出身乘城冒犯矢石

百計支撐城卒陷汲死尚之脫身還蜀平昔固喜兵身
又間關兵亂熟習艱難變故益自喜又通陰陽孤虛占
筮自詭當秉旌鉞專閫出疆如傅介子班定遠事還蜀
未幾病卒享年三十有三名志士矣娶楊氏生一子庭
實魯祖潤祖昌辰父毅尚之不事生產死之日家無擔
石其子庭實刻苦力學東西拾掇以葬又能踰九折坂
兩往返求其父故人縉雲馮某誌其父夫古今率以成
敗論士彼幸而成光焰翕赫人從而嚮慕嗟嘆誦詠不

絕口否則抵掌笑曰狂士狂士如吾尚之豈能逃世俗
譏嘲誚笑哉余嘗謂才不才稟於天可得而知也默制
其成敗者又有天焉不可得而知也使才即有成即富
貴不才即無成即貧賤是天如合契券庸人孺子皆得
而知之何天之淺甚也如此惟才不才成敗得喪徃徃
一切跌錯繆亂不可致詰夫然後人曰彼蒼難測哉嗚
呼尚之其真狂士耶是為銘

闕

張廷臣墓誌銘

吾鄉人張廷臣諱獻忠本武金人六世祖幸周佐王建
定蜀有功封大傅右僕射守渝州子孫因家焉其後改
渝為恭故廷臣為恭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有鄉行
以豪長者稱廷臣嘗從其叔父元明學易入三舍為諸
生舍法罷靖康軍興國用乏闕廷臣願率先鄉人傾家
財助國者一時七十餘家朝廷皆命以官莫不欣然自
得裝金帛飾裘馬爭調銓曹從事州縣臺府而廷臣獨
杜門却掃淡然無進取意人問之廷臣曰品秩卑微當

趨走役使於要人大官如奴客緹騎孰與優游田舍早
卧晏起治醪醴畜鷄豚追逐鄉隣銜杯笑歌之為樂耶
人皆賢之廷臣立家塾聚詩書教其子濱大江建亭館
植花竹歲時合族屬隣里樂飲遨嬉如其志平生慎言
語謹細故信佛法年五十二當紹興二十七年某月日
偶疾敕戒家人索紙筆書一偈以卒娶毛氏生四子某
皆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再娶馮氏生一子
某未冠將以某年月日舉廷臣之喪葬于某鄉某里某

山之原元鼎等求其父常從之游而文者亟請銘其幽
穴某以鄉隣之義感疇曩之情銘不忍辭銘曰凡人莫
不敗於妄蹶於狂嗚呼廷臣安分守常不敗不蹶今也
則亡刻吾銘詩以炳幽藏

張吉甫墓銘

宋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八月初二日南平張吉甫年
六十八卒于正寢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葬光宅
里實合市之東瀛山下其子宿越五百里抵恭之樂磧

馬銘於其友馮某甚力某閱其行實當得銘又與宿初
相識京師定交迄今二十年銘不當辭公諱商吉甫其
字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本長安唐末宦蜀亂不能
自還居普州龍歸鎮祖徙懷化軍熙寧間置南平軍而
懷化廢今為南平人公性至孝始生而父已卒皇祖妣
皇妣在堂四十餘年公事養盡力皇妣常疾病公年未
冠割股膳以進病愈事著聞郡縣旌異有姊孀而貧公
迎之敬事于家事大小必請終其身鄉黨朋友急難公

赴之惟恐後親族之貧不能嫁娶死不能葬公任之凡百餘家所居三溪之南三十里有大溪當行衝溪出兩山間至是為石梁益湍急不能五十步斬為崖懸注而下夏漲行人絕悍流力不能與水爭一跌立碎崖下者不知其幾何人公捐百金頓為石橋涉者如遇枕席利無窮也嗚呼今世大夫士食天子廩稍職民氓顧偃蹇傲嬉民瘠瘵不加省甚者蠹敗稼傷以為利公在畎畝而得施一鄉苟利人雖大有所費捐不顧惜其賢何如

也公讀書務通大義方伎小說古今詞章多記誦好賓客客至飲酒弈碁閱月不視家事靜重絕臧否待人雖稚孺加謹敬娶馮氏生二子長曰宏次曰宿一女適進士瞿洵武宏與瞿氏女皆先公卒宿中紹興五年武舉第今為承節郎孫男七人槐桴杅樞楫杞枯楫後公一年卒女孫二人初二子之生也公慨然曰商水簪紳落窮荒墮廢先業幸有子賢否在所始起墜緒續前光者顧不在茲歟又曰出入六藝之文泓然深邃發於事業

者則時之選決機應敵定封侯之業不旋踵亦吾之好也乃命宏曰惟汝文命宿曰惟汝武又曰前人聲勲在簡冊汝之學肖古人則踰今人有成矣宏長為名進士三冠選舉不幸蚤死宿官東吳會金人歸我河南朝廷應之事劇費大且疑信未定有司多擇果敢有術略者自從而宿在選然施設未著其必有待未艾也率要二子略如公之志云銘曰爵弗及以仁則尊壽有止以子則存室之幽而昭以斯文死而無憾者其孰如君乎

白昭度墓誌銘

白昭度死將葬其弟約與其子雍請銘其幽穴某適被
命造朝行事薄遽不暇作又惟從吾先君以來世與白
氏相好某與昭度生同鄉年齒相若幼邀嬉長學鄉校
游郡庠徜徉里閭無十日不同者昭度又躬行仁義忠
信之行著一鄉鄉之人望而敬之聞其名識與不識皆
嗟嘆曰善士善士今歸骨邱壤在昔契不可辭第以不
暇無一見意然實不暇也姑繫以銘古者行修於身行

於國家天下本諸身而已後世計功利取近効然後才術勝而德行衰當治世大夫士設施本諸身者蓋鮮如吾昭度玉粹春溫物即而化為匹夫行著一鄉其猶古所謂修諸身者歟嗚呼已矣下宅玄深既固且寧以利其後之人

白子安墓誌銘

宣和初僕應進士舉道過白子安家於時天下將亂衣冠競為短狹者自京師達四方子安狀癯修七尺餘長

領闊袖垂大帶至烏出揖客危坐言論簡古一子初束髮立於側甚恭尋授旨具酒饌應對進趨閑習既別去心竊敬慕殆今二十年子安之死已十四年矣其子某前所見初束髮者三十餘今為名進士登紹興九年進士第將葬狀子安之行泣請銘具言某不幸親不及養力學冀得名位以葬然竟未售久不葬益懼不孝力貧就事棺槨衣衾有不如禮子及見先君願丐以銘僕聞其言頗憶見子安如前日今壯者死少者壯慨然不能

已已而敘所聞為之銘曰僕聞子安和厚長者於兄弟親戚交游一出於友愛誠敬無間言晚貧或曰家近市不遂什百何以為生曰吾以是為生又曰君忍貧或可子且幼何以貽後曰吾以是貽後又聞子安家嘗有靈芝生庭樹高尺踰年出瑞竹二子安笑曰吾所存無與於人寧有與於天邪比死殯舊廬子出贅殆百里一夕鄰舍火子適至烟焰中僅出一棺意子安平生所存天實相之也子安名某享年若干娶某氏生男女若干曾

祖某祖某父某世家於恭州之函谷卒於某年月日葬
於某年月日嗚呼某鄉某里某山之下是惟子安之室
至於千萬年陵谷變遷得斷石於荆榛坎陷之間濯而
讀之猶能使子安之賢有聞有斯銘存

楊隱父墓表

紹興乙卯丙辰間某嘗令丹稜始至則求鄉之賢碩者
父敬禮之與之游而得楊隱父隱父為人清中夷外見
微知著仁義君子也去官別隱父蓋十三年而隱父死

又九年其子恕追惟其父所嘗信厚者於是來告葬期且乞表著其行事隱父名煒系本關西唐僖宗幸蜀有為行營招討使者諱光居唐安其後為眉州別駕者諱光遠徙居丹稜由招討蓋三世至別駕由別駕又四世至齊即隱父曾祖世通三大經補廣文館學生祖素贈朝散大夫尚氣節為郡邑豪長者豫章黃魯直一見竒之父時登崇寧二年第累遷朝請郎知合州為吏依倚法令以清厲著稱隱父孝友純至通敏名能文詞入太

學所與游皆海內名俊以父任授將仕郎遷修職郎歷
監雅州名山茶場漢州普潤鎮邛州蒲江縣酒稅名山
自元豐定例入茶四萬駝馬與出子錢五十萬秩京官
監者以賞故輒如令然貸本彊過民園力外數等追徵
斂無以給輸用破產甚或赴水火以死隱父至視官積猶
以千萬計已而驗民封殖益空荒喟然曰吾又效尤無
名山矣敬一言上旬罷民輸益發陳積及終更不忍舉
一事毫髮與賞當所至茶鹽酒犯法輒縱不治或病之

隱父曰法之存不惟其殘惟其寬寧失銖兩之姦以靖
告訐不猶愈乎今立購緝小民相為讎怨其害豈失一
姦比耶大抵隱父素所蓄積寬簡洪裕不為世俗碌碌
淺近不幸其道窮其年不永以死無大施用於時嗚呼
惜哉嘗論大夫士出處而已出之弊一意於得僵仆聲
利極不知止處之弊矯激不情自私以名高而無與於
一世隱父執持難進之節介介自守而不廢君臣之義
故雖處而不矯祿仕獨取衆人所棄未嘗微見言色若

有望於世者故雖出而不累昔聖人過夫既得患失歸
潔其身者則隱父之賢不待較而彰矣隱父娶朝請大
夫劉金道女生男女七人男曰恕慤慤女適張孝廣史
極史籍皆名家一未及笄年五十六以紹興十八年五
月壬申卒二十七年十月乙卯葬於縣之至孝鄉西之
平原

任全一墓誌銘

中巴之國渝水之濱有隱君子姓任氏諱淵字全一靖

康初調資州內江縣令於時方軍興有司徵發一切破
程度過率數倍不經民久安一日出重遽始惶擾公為
政務安靖供待期及事不以捷給為能猶遇事踧蹐不
忍設施及代當改官嘆曰時如此吾滋不欲吏矣年四
十餘精力不任取貴顯棄歸杜門里中非至交親莫識
面同年與嘗共事者任部使者從騎吏至門願一見卒
不得偃仰一室澹泊自守者閱二十年卒於家年若干
實紹興十四年某月日也嗚呼世固有強任敢斷不顧

冒得形勢負倚公上輒盡民貲藉以進取死且不止其次暗受指使剝附益一得上官顏色喜不勝間有知識或顧惜不敢爭不得已猶包蓄愧恥日蹙頽俛首從事公能自貴重不肯損折毫髮卧蓬蓽樂貧賤極老無悔不既賢矣乎其曰隱君子孰謂不宜公之先遂寧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自少文行有聞登政和八年上舍第授迪功郎尉遂寧府青石縣未幾更授府學教授陞從事郎秩滿移夔州路授開州開江縣令襄陽王蕃王夔

州選事以文學老故自當接公頗簡倨時開江奏已前
上公奮袖去不就蕃悔即書走置謝固願還仍屬道前
郡勸止不答久之勅下竟不赴其介特如此會有薦之
朝授懷安軍教授宣和中有旨除三舍少教授員去攝
果州相如縣丞治有效遷令久之授合州巴川縣令滿
遷資州內江縣令公前後所歷職師儒軌度以身士有
法則皆立行義絕浮情比比出為聞人為縣先教化旌
禮孝悌吏奉法無所私退而家居宗族鄰里感慕興愛

敬比死一鄉哭之皆哀夫人孫氏成都人作配君子出任隱居協德無違生三子安國興國觀國皆服明訓為成人興國觀國有文興國兩貢禮部三女適某人十三年夏族人有病疫癘長老盡死未斂獨二穉在人間勞或傳致飲食即病有死者皆絕跡不敢近公與夫人欲自臨治斂事收孤歸子弟擗挽求緩不聽病竟傳公家老少皆病二婢死家婦死夫人相繼死公言義如是不悔夫人先公若干日卒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合葬於

浮屠山之西岡公既謝事絕交游某行輩又出公下數
等每進見持相敬愛復與其子興國游葬有日興國泣
請銘義不得辭銘曰士之出處物與身有如持衡更重
輕公挾所有甚自珍視物緇銖身干鈞躍出滓穢甘沉
冥固取抑塞碑道伸不矯不亢用吾情古有隱者斯其
人嗚呼已矣封其扃何以彰之勒斯銘

僖潤甫墓誌銘

僖氏本晉陽人實春秋僖負羈之後唐懿僖之代賜今

姓祖孫三世茂著勲庸旌節相望可謂盛矣夫三代為
將道家所忌僖氏自唐迄今垂三百年子孫蕃衍詩禮
傳世鬱為名族必其仁義之師殺人本於克濟偃敵志
在除殘餘烈猶存世食舊德者也今其可考者鐵務使
以時方板蕩政移悍藩即從晉陽避亂入蜀孟知祥鄉
粉雅好比肩戎行即署武信軍節度兵馬使資其壯謀
共保割據鐵務心存王室蹇達無渝肥遁山林力辭偽
命以此忠正開基雙石所謂利不可回節不可奪風雨

猶鳴歲寒後彫者其嗣世綿遠厥有由哉公鐵務七世
孫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公幼而穎異長乃問學孝悌之
行稱于一鄉翱翔里選壯歲不達退治燕游盡山水漁
釣之樂內外族屬朋友鄉鄰急難死喪於焉取給躬行
允蹈德義不愆罔知于天得數不永卒享年四十四實
某年月日也娶某氏生男某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以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山之麓某泣丐銘某以某
忠正之後也銘之銘曰僖氏得姓乾符祀世載勲烈史

莫紀詰其存者略可指司空總戎巢穢洗清宮反正亂
僅弭子有黎梨嗣其址官聯常伯炳煜煒烈位特進益
峻峙懿僖以降國愈瘠神鼎誨盜起環視鐵務舉宗以
蜀徙孟氏踵武滅臣軌乃心豈忍攘竊耻堅磨不磷竄
茅葦開基雙石此其始傳至于公盖七世烝烝衍衍懿
其履死葬茲壤累以歸忠烈之裔後母祀

馮隱君墓誌銘

蜀士有不由科舉奮布衣出萬死不顧之計持危排難

登名太史氏之籍自近臣以來吾得一人曰遂寧馮康
國隱君即其考也隱君於諸子獨以康國謂必貴康國
偃蹇學校年四十餘未售隱君勞勉益謂即貴不疑已
而康國客三吳見今前宰相張公相與定匡復大計授
奉議郎兵部員外郎出撫諭川陝康國拔起諸生驟遭
逢光寵全蜀聳動所至道戢戢企踵爭瞻望縣令治道
路傳舍郎守郊見視館謹餽餽燕勞兢兢懼不及事於
時鄉父老豪長者爭入賀視隱君辭色不異平日康國

留佐川陝宣撫司入奏事遷朝奉郎翌日謝從容懇願
以特恩授父上大喜授隱君承事郎踰年復請以一官
易父服色上特賜隱君緋魚累遷奉議郎其後康國為
左司郎中出師護門任川陝茶馬勢益盛隱君愈抑抑
入閭里貧賤故人輒偃僂出其下久之康國不幸死門
生故吏解去不顧門戶日淒冷鄉鄰為之慘沮隱君故
不見頓挫日飭治家事課督諸孫誦說疊疊不厭倦遇
故舊抵掌談笑輒終日夜晏然若初無康國者盖又若

千年年八十三以壽終將葬其子平國等以某嘗知於其兄來謁銘章孔子曰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若隱君歷一時得喪之節可謂有常矣銘宜不辭隱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生九男子長康國終右朝散郎直顯謨閣主管川陝茶馬次經國次過渠山簿次大雅次輸次逾皆早卒次平國次定國亦先隱君十年卒孫男五人震通泉尉鼎豫履濟孫女五人未笄曾孫一人隱君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鄉曰某鄉原曰

某原銘曰瘠之生不腴沃之生不枯視其所出以權其所儲斯銘之藏庶幾不誣

李時用墓誌銘

自余少時從事先生游學東州見合陽李時用時用年已四十餘矣一見相愛重解衣我出入其家如子弟別去三十年時用死矣其二子悅觀求誌其先人之行自合之萬則餘千里自庚申至癸亥凡四年其間四五往返固請不懈感念疇昔且重違其誠也不敢辭嗚呼

時用為布衣諸生不幸不有得於時潛德隱行無所表見而死其何以自託於論次之間哉雖然禹稷伊尹其功德見於後世者甚大至孔子以柳下惠配伊尹孟子以顏回參禹稷蓋以其微而知其著以其所嘗見卜其所未見故融其心跡斷然與之而不疑如時用孝悌慈恕誠實惇靜克之身施之家推之鄉黨朋友淵然充足沛然甚有餘也其道之終窮浩然而有處也使時用得志以克之身者行乎人以施於家者存乎國以推於鄉

黨朋友者行乎天下以其道之終窮而浩然者處乎富貴利達安知其事業不銘鼎彝光竹帛傳無窮也然而卒無以自託於論次之間者嗚呼惜哉時用其先系出隴西從唐僖宗入蜀醜五季之亂不仕浮沈梓遂間藝祖受禪有詔唐衣冠之在蜀者賜閒田以居由是占籍於合高祖承顯曾祖昭象祖賓考天輔孝謹人也心甚喜之後二十二年餘以事至臨邛其子某來謁泣拜具言父不幸棄諸孤蓋若干年矣鄉人某為狀其行重惟

先君獲事君子蒙維持護卹之恩知先君介介無他宜
莫踰門下願丐銘章用終死生之惠追惟疇曩為之泣
然屬老病不任叙載又不可無一言於故人舊交姑繫
狀以銘曰堯舜周孔與天罔極邈不可及顧其下愚是
為桀跖上下之間為善宮壇綽然以寬克其大端賢知
是班小以成小其猶足觀伊維其趨以善為徒不迂不
愚用大或拘以小則餘善以為址沒身不耻以遺其子
恂恂濟濟嗚呼彥質亦以不死銘茲幽石永貴萬里

雜著

書郭秦公事實後

契丹乘石晉之敝得其所欲故徂於前利而有景德之
寇真皇一戰却之勝而不殺曲從和議自是南北之民
休養生息蓋百有餘歲天地恩大也然敵自此益驕蹇
時出不遜語搖撼中國有不可忍者亦由景德含容不
究天討彼雖敗北而去終謂中國畏之靖康之變神州
赤縣蕩為茂草其禍又大於石晉自此輕侮中國則又

非前日之比異時不待較而可知之雖能掃清中原然
非若漢光武唐太宗馘其君長空其巢穴奪彼大阿持
其柄指銳鋒以嚮之吾懼中國終不可以為國也然而
天下皆曰未易言也不知禍福倚伏之數理亂消長之
機天時人事忽有符契其事易於反掌書生固不知兵
理勢不容不識常恐溘先朝露不以其身親見之中夜
以思不覺攬衣而立河西郭時聖出示其曾大父秦公
奏議其言蠢爾弄兵又何畏憚貪汙州思漢之民一舉

可服秦公平生用兵筭無遺策非僥倖一勝者是時西
有元昊之擾朝廷方悉力支吾而秦公敢出此言必成
筭已定敵在目中矣安得起公於九原與之商較今日
事機哉

濟水入于河

答人書
說四事

洪範五行一曰水水五行之先也五行至靈至神非人
理可得而推在天為經星又為緯星自為經緯以致用
在地為金木水火土為八卦為人為禽獸草木為溫涼

寒暑相生相克自為君臣父子夫婦無毫髮之物不屬
五行者亦可謂神靈矣既神既靈則濟水入于河能不
混雜又溢為滎神靈之所優為者子獨見於水合水則
無別故為是說此已意也以人理言也四瀆江河淮濟
以其不為諸水所并自朝宗于海故祀以為瀆如子之
說則祀典之內一瀆廢矣夔子之東不一里江之北岸
沙石中有鹹泉可以為鹽深冬大江水落石出月明霜
清人見此泉如白練自江南橫截大江而北此耳目之

所見者孔氏注傳於義理或踈至於山川名數之精數
豈後人所可髣髴子不惟是之信又欲刪改經之正文
曰浮于潔達于河者不可之大也切以為戒切以為戒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堯舜之時無六經諸子百家欲教胄子將以何書古之
胄子未學時亦今之童蒙也必先之以誦數既無六經
諸子百家使之誦習何語誦習樂章也詩言志歌永言
志者心之所之所之有二正與邪而已孝悌恭儉慈愛

忠信正之類也淫侈悖慢驕矜詭詐邪之類也詩言志所言正之類也必非邪之類也自童蒙使之誦習正言既誦習必從而歌之又從而被之金石管絃邪心何自而生此教也教由外也舉其外如此必能感發其中心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者此所以教也若子之所言寓所畏於樂古今聞畏刑也未聞畏教也至於以樂之緒餘用於天地鬼神此尤害理者愚曰使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此非精誠有以感格何以得此以堯舜為祭

主以變典樂是時無樂工惟用所教之胄子以為工君臣上下無一人有毫髮邪心者所以感格天地鬼神至於鳳凰儀百獸舞此樂之大成也教胄子樂之始也請深思之

堯典謂之虞書

詩書經聖人刪定皆寓深旨堯舜文王孔子心所敬服以為古之聖人無如是三人之德者故詩書之首示尊敬之意尊敬之意何以見於書之首尊堯詩之首尊文

王尊堯故堯典曰虞書尊文王故關雎以下繫周公鵠
巢以下繫召公何以見其尊堯尊文王凡人稱天子曰
陛下太子曰殿下朋友親戚相問訊尺牘往來曰閣下
足下尊之不敢直指其人故堯之史而曰虞書文王之
詩而曰周南召南也然則何以不尊舜舜為堯之臣既
借舜以尊堯矣無以為尊也然尊堯則舜可知其德同
也六經之首皆有所尊易尊乾春秋尊王不敢以彖象
之辭繫之於卦辭又辭之下特與他卦異者所以尊乾

也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天也王即次之然則自天而
下無尊於王者此尊王之旨也禮樂無完書使見完書
決有旨意

盤庚遷都

商之累遷商之故事也成湯伊尹之意也臣民安於無
事縱逸成俗則遷國有大故則遷縱逸而必遷者蓋縱
逸生於無事今之富商鉅室或有遷徙經營卜度極其
力不三年不成其間慶弔婚嫁往往而廢況王都乎方

遷都未定雖中庸之主尋常之士大夫淫侈游畋之事有所不暇故商之先王以遷徙勞役其子孫臣民以損其淫侈酖毒之事故其首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先王有服者先王有故事也不常寧者常寧則縱逸之所由生也國有大故而遷者棄舊從新變其臣民心志思慮以迎惟新之慶亦常理也又勞役以節損淫侈之意亦在其中矣故其中篇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

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當降大虐之時不懷故居視民利用以遷違禍而嚮福新其民之志慮以迓新社也明矣盤庚之遷必由縱逸是故其民懷安而怨若有避禍則不待告而徙矣先儒往往謂盤庚不明言遷徙之故蓋不詳其文盤庚言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又曰予若觀火其中稱先王故事章明切著如此豈有隱藏而不布告者當時臣民皆知有遷徙故事故盤庚可率以遷不

從其遷而殄滅之亦有辭矣不然強民之所不欲適所以致亂矣以縱逸而遷有大故而遷皆言天曰先王恪謹天命罔知天之斷命又鮮以不浮于天時者天行健十干周流晝夜不息率十日而一周君子以自強不息當法天也可常寧可懷安乎商以十干命其子孫曰甲曰乙曰庚曰辛者法天之意也

書孟子指要後

余讀太史公書見六國合縱連衡疲於奔命以次滅亡

未嘗不掩卷嘆息知仁義之道為古今安靜樂石當是
時孟軻氏和為飲劑扶而沃之六國君臣斷不肯下咽
馨香所及輒哇噓反走甘心於游說攻戰之鴆毒孟子
沒不百年皆溘然無一存者秦最後發狂嗥呼以斃如
廉頗李牧平原信陵之屬當時以為賢後世猶仰之彼
適足以厚其毒促其亡而已孟子所謂善戰連諸侯辟
草萊任土地當服刑戮者也秦滅漢興劉季天資與仁
義暗合方之三代猶十跌其七八已能維持大業為四

百年之久嗚呼孟軻氏仁義之說何其信而有徵彰明
切著如此武信劉誼夫盡心於七篇之書離其事合之
各以其類相附開卷了然若指諸掌謂之孟子指要余
語劉誼夫宜益考太史公論載列國滅亡大槩與其歲
月去孟子若干而附於孟子之文之次庶後世明知三
代用仁義之福戰國棄仁義之禍如是而孟子之言益
尊且信也劉誼夫以為然故書以為指要序

題跋

題定軒堅師紙扇

子以是風之所由生邪箱篋之所藏几案之所相仍何以飄然之不起子以風之作也其自作也無與於此坐煥宇處煩室何以勞子之臂指子當於其未動而求其所以動於其既動而求其未動之始若然者子且於非風非紙之間坐得清涼之理矣

天華寺欲作山亭因題其壁

西山千里來朝三嵯至丹稜鳳翥龍翔顧望不去而天

華寺適當其衝然千楹百棟而無容膝之地可與山相
領會亦好事者之一疵也一日侍親合朋從杖屨延望
於其西北之郊相與嘆而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此亦邱壑之朝市也立藩籬植蒼翳以自謝絕天地
英靈神秀之氣其何心哉寺僧文照懔然而慙請合其
徒之力結亭以補數百年之闕夫士之窮達命也物之
顯晦時也朱草靈芝不為瑞於堯舜之時而記珍於千
載之下玄圭大璜帝王大寶亦復寂然無聞於今之世

矣夫物亦何常之有文照果踐其言吾人酌酒賦詩其
間一醉此山之神而勞之日生於大化胚渾之初始見
賞於今日可謂晚矣此邦之賢士大夫四方之遷人羈
客觀於茲亭之上為爾知音者而今而後盖未始有極
焉山乎亦可以無憾也落成之日當目為山亭書此令
文照揭之以為作亭張本同游者郭信可楊隱甫仲王
逸民某侍老人杖履

題三緘金人圖

余少讀家語已知有周廟金人之戒浮沈人間世老矣而卒蹈其禍蓋誦其文而違其實者書生之常患困而始學敗而後悔者中人之常性今觀趙持正此圖不覺凜然如近冰雪吾其免乎哉

題王逸民小景

王逸民作瘦梅枯木林壑小景其筆墨難於豪放而易於淡泊高牙大纛騎從赫奕政自快人而水邊林下幅巾杖屨自別有一種氣象

題墨梅花

騷人以荃蓀蕙芷比賢人世或以梅花比貞婦烈女是猶屈其高調也王逸民以淡墨作寒梅雙影以見貺余目之曰此孤竹君之子也座客頗以為有見之言

跋塾江廖持正二記

塾江廖持正作法華禪寺法堂化先度法橋二記不遠數百里馳以示縉雲子以求印可夫世之學道者與之說有則滯入形相與之說無則流入虛空如狗逐塊無

有是處持正拂去兩邊妙主教外甚為奇特然在縉雲
門下別當下一轉語鳳凰非人所常見或人自謂親見
鳳凰人爭問之鳳凰何所似或人答之曰首如雉而華
好羽毛五色尾數尺許足如鷄其立高如人衆皆信之
又問不知何食或人曰食穀衆皆撫掌大笑余因戲謂
持正曰有人問鳳凰何食切毋答以食穀也持正見此
亦應捧腹絕倒矣

跋會景堂記

余同眉山唐立夫觀此文古渝山川風物古今盡於此
矣余讀之莫之許立夫論文章多不可前人獨謂此為
奇作以立夫之言一再復然後見其汪洋紆餘之體其
間云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以今考之南北
誤矣當改為東岸有塗山山之麓有夏禹廟塗君祠云
跋山谷書木假山記

黃太史用筆調和收藏遒勁之氣於筆墨中無一點暴
露俗人見他人書如寺門前金剛筋骨俱露便謂魯直

無力可為一大咍也

跋東坡畫論

蒲永昇畫遇東坡先生可謂幸矣後世伎藝如永昇或不難得而收名定價則曠絕無人三復斯文重興嘆惋

跋老蘇書帖

此書法律不足韻度有餘蜀人本不能書元祐間東坡始以其筆畫名世其法雖出於二王其實已濫觴於老蘓泉源中矣

樂府

和賀方回青玉案寄果山諸公

年時江上垂楊路信拄杖穿雲去碧澗步虛聲裏度疎
林小寺遠山孤渚獨倚欄干處別來無幾春還暮空
記當時錦囊句南北東西知幾許相思難寄野航蓑笠
獨釣巴江雨

虞美人

詠茶蘼

東君已了韶華媚未快芳菲意臨居傾倒向荼蘼十萬

寶珠瓔珞帶風垂 合歡翠玉新呈瑞十日傍邊醉今
年花好為誰開欲寄一枝無處覓陽臺

又

芳菲不是渾無據只是春收取都將醞造晚風光百尺
瑤臺吹下半天香 多愁多病疎慵意也被香扶起微
吟小酌送花飛更拚小屏幽夢到開時

又重陽詞

去年同醉黃花下采采香盈把今年仍復對黃花醉裏

不羞斑鬢落烏紗
勸君莫似陽關柳
飛伴離亭酒
願君只似月常圓
還使人人一月一回看

漁家傲

冬至

雲覆衡茅霜雪後
風吹江面青羅皺
鏡裏功名愁裏瘦
閒袖手去年長至今年又
梅逼玉肌春欲透
小槽新壓水澌溜
好把升沉分付酒
光陰驟須臾又綠章臺柳
茶蘼已彫落
賦天仙子

風幸多情開得好
忍却吹教零落了
弄花衣上有餘香

春已老枝頭少況又酒醒鷓鴣曉
一片初飛情已悄
可更如今紛不掃年隨流水去無蹤恨不了愁不了樓
外遠山眉樣小

閒居十七年或除蓬州二月到官三月罷歸同
官置酒為賦點絳唇作別

十日春風吹開一歲閒桃李南柯驚起歸踏春風尾
世事無憑偶爾成憂喜歌聲裏落花流水明日人千里

玉樓春

杏紅微露春猶淺
春淺愁濃愁送遠
山拖餘翠斷行蹤
細雨踈烟迷望眼
暮雲濃處輕吹散
往事時時心上見
不禁慵瘦倚東風
燕子雙雙花片片

點絳脣

江上新晴閒撐小艇
尋梅去自知梅處香滿
魚家路盡踈籬一樹
開如許留人住留人
不住黯淡黃昏雨

又

眉黛低顰一聲春滿
流酥帳却從檀響漸
到梅花上

歸卧孤舟梅影舟前颺勞心想岸橫千嶂霜月鋪寒浪
送史誼伯倅潼川作夢蘭堂

小雨清塵淡烟晚官柳殢花待暖君愁入傷

闕

眼芳

草綠斷雲歸鴈酒重斟須再勸今夕近明朝乍遠到
時暗花飛亂千里斷腸春不管

薦山溪

艱難時世萬事休誇會官宦悞人多道是也終須不是
功名事業已是負初心人老也髮白也隨分謀生計

如今曉得更莫爭閒氣高下與人和且覓箇置錐之地
江村僻處作箇老漁樵一壺酒一聲歌一覺醺醺睡

縉雲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縉雲文集

附錄

古城馮侯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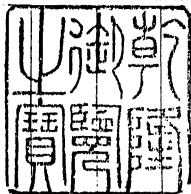
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刑獄公事馮侯諱時行字當
可隆興元年死其官侯有功業於時死凡四季名山進
士喻大中合邦人之思築宮于縣之古城以俎豆侯又
三年駒來守雅州考侯事之終始刻之石先是經界之

既此邦實烈方經界之令甫頒民恐懼奔走徇朝廷之法不敢輕售其姦法既行久且翫姦民始生心爭為僥倖之索取前日之令紛更之而弊始錯出跬步之田而受倍蓰之稅連阡陌者以巧倖入輕租破業析產瘠溝中者枕藉幾蹈湯火之酷將且十年而侯持節而來問民疾苦首得此慙然為之寢食不遑毒於民者莫烈此即閉閣書奏報天子乞仍其故既畫可行民懼迎曰吾今更生矣及侯死民聚哭曰我有室廬侯畀我使獲弛

然安居其下有田以耕以飽皆侯賜雖一飯必祝大衆
斥七十萬錢縛屋二十五楹中為堂塑侯像挾以兩廡
民歲時歌舞其下水旱厲疾必禱侯亦能出為旤福以
恐動其民而食其土自侯為部使者經畫邊事尤縝密
此邦著之令甲世守焉侯恭南人明果敢斷足以當大
事文尤高古人不敢斥其字目為縉雲先生紹興初宰
通義之丹稜以政最召行在所時權臣柄朝撓節徇女
真之和侯斥其非是對天子言剴切出守萬州部使者

迎附權臣侯退居里社凡十年權臣死復出為州守蓬
黎及天彭遂持節以死侯所在政卓異多去思民必祠
之夫考風俗著其媿惡太守事也是故為之記而繫之
以聲詩使邦民歌以安侯靈詩曰潔樽壘兮酒冽清邊
豆靜嘉兮肥膋其牲坎坎擊鼓兮式和且平攜持父子
兮進侯庭維廟孔嚴兮有覺其楹寢簟孔安兮維侯是
寧維侯相民兮式臨爾誠雨我田兮澹澹其盈欲暘而
暘兮惇犢肆耕厲鬼驅左兮風不暴盲維侯是安兮侯

無遽征朝奉郎權發遣雅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公邊都
巡檢使蹇駒撰



縉雲文集附錄